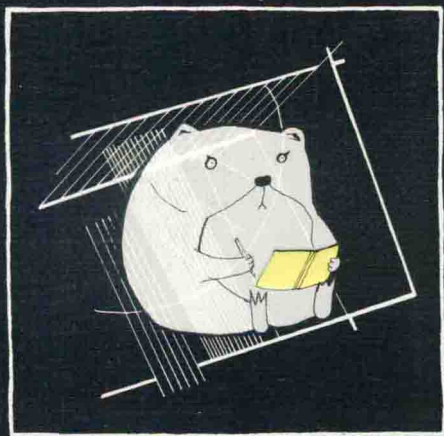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DIARY OF
EDWARD THE
HAMSTER
1990 - 1990



✕
*Miriam Elia &
Ezra Elia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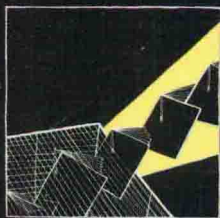
仓鼠爱德华的日记

1990 - 1990

[英] 米里亚姆·伊利亚 以斯拉·伊利亚 著
王思楠 译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为什么要写作？

生活是一座笼子，
里面充斥着空洞的文字。

爱德华绝不仅仅是一只仓鼠，
他更是一种心灵状态。

罗登斯坦博士（仓鼠语专家，哲学家）

（内附卡片）

上架建议：绘本

ISBN 978-7-100-10442-5



定价：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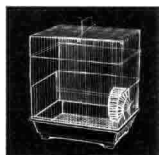
仓鼠爱德华的日记

1990-1990

×

〔英〕米里亚姆·伊利亚 以斯拉·伊利亚 著
王思楠 译

×

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仓鼠爱德华的日记 / (英) 伊利亚著 ; 王思楠译. —
北京 : 商务印书馆, 2013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42 - 5

I. ①仓… II. ①伊… ②王… III. ①人生哲学 —
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7503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仓鼠爱德华的日记

1990-1990

[英] 米里亚姆·伊利亚 以斯拉·伊利亚 著

王思楠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42 - 5

2014年6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3½

定价: 28.00元

The Diary of Edward the Hamster 1990 - 1990

Copyright © Miriam Elia and Ezra Elia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2012 by Boxtree

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, a division of Macmillan

Publishers Limited

前言

2008年夏天，在树林茂密的伦敦北部小镇，我碰巧赶上一次当地的旧货市集。

咋一看，这旧货市集和其他地方的市集没什么两样，直到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下有一个小笼子，里面好似有东西在闪闪发光。不知为何我被它所吸引，当我打开小笼子一侧的门后，我看到里面有一本袖珍日记本，这本子可真是太小了，我都看不清封面上都写了什么，只依稀辨认出笔迹潦草的“爱德华”这个名字。

然而这绝非一个普通的发现。

真相很快浮出水面。我手中这卷文件将改写人类世界以及啮齿动物世界的现代文学史。我发现了仓鼠爱德华的日记！

这真是一本非凡之作：对被禁锢的肉体和灵魂的沉思，这种沉思与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交织在一起，照亮了每个小小的页面。爱德华用他的啮齿将密密匝匝包裹着我们的无聊之“茧”耐心地拆解开来，迫使我们直面生命的终极问题——正是这难以表述的问题驱使无数的人拿起纸和笔来写作。他短暂的一生在这本日记里得到了完整的呈现，他无声的诉说成为穿越时空的世纪回响。如果你花时间好好读了这本情感炽烈且极其私密的日记，你将会切身感受到：爱德华绝不仅仅是一只仓鼠，他更是一种心灵状态。

M.E.罗登斯坦博士（仓鼠语专家，哲学家）

2012年于莫萨切斯特大学

伊利亚兄妹译自仓鼠语



仓鼠爱德华的日记
1990 - 1990

4 月 30 日， 礼 拜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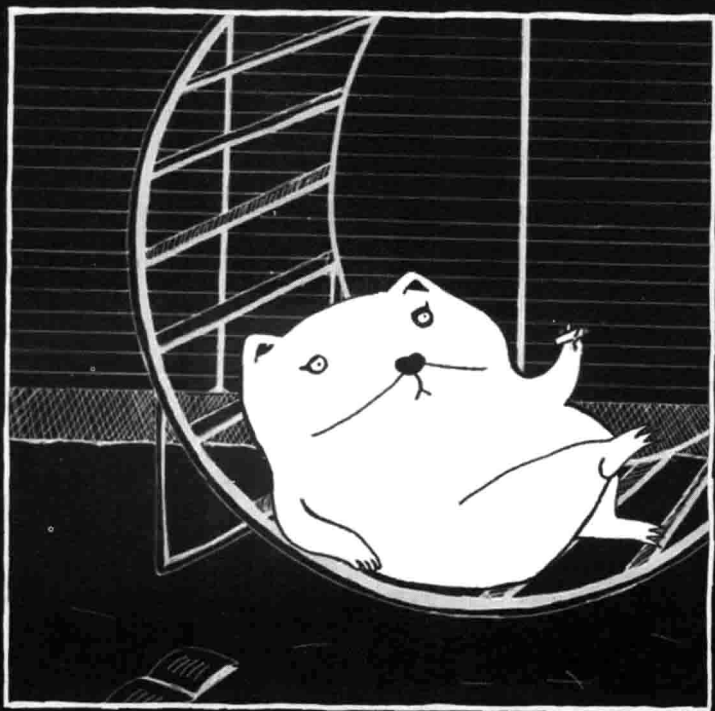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我的纪念日。可没人注意到这一点。六个月了。六个月前的今天，他们把我从“自命不凡宠物店”“买”回家。

5 月 3 日， 礼 拜 六

我决定永远不碰跑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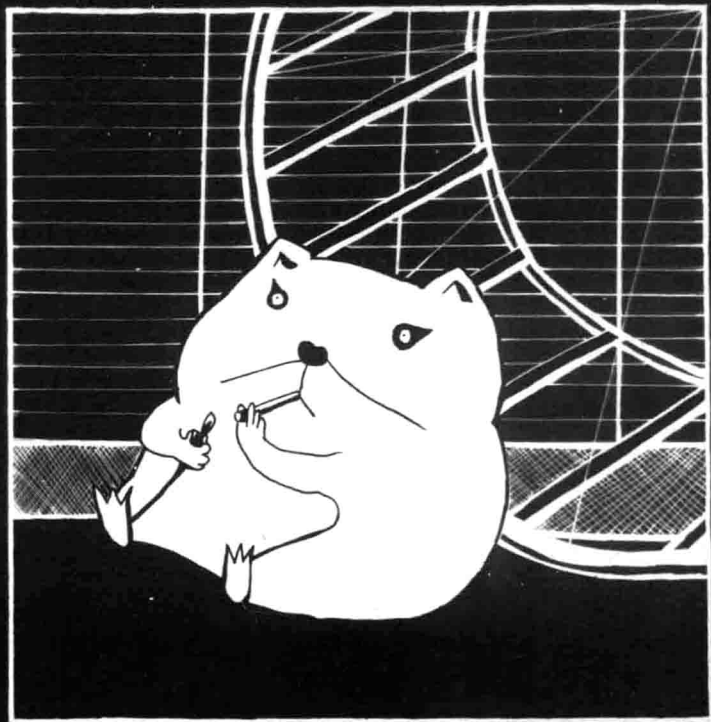
5 月 4 日，礼拜日

我决定还是玩跑轮吧，但只在晚上玩，晚上他们都睡了。我在笼子里，抓呀，挠呀，刨呀，总之要弄出噪音烦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可不玩那些小把戏，要是我做点儿什么，那都是为我自己，绝非为他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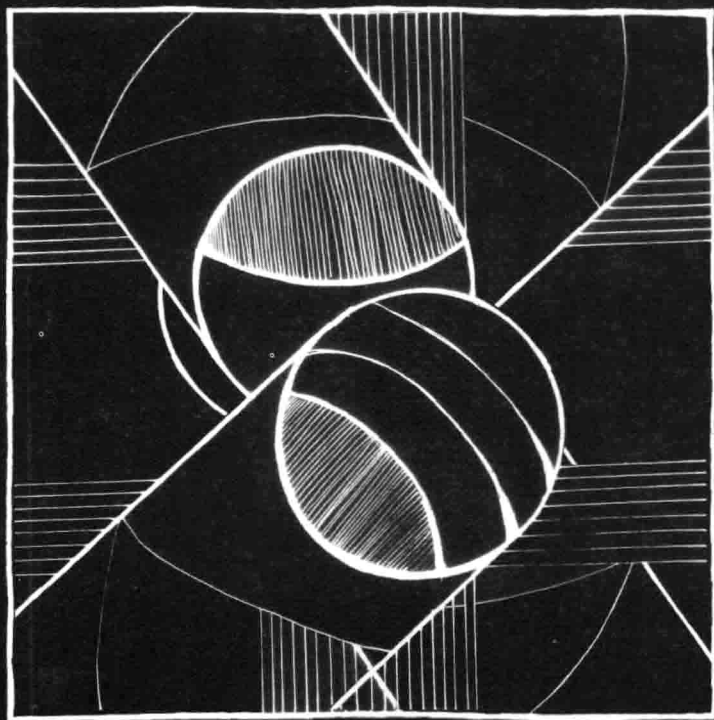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小个子今天来过，她想要把我抓起来，我跑开了，藏在干草后面。她随即收手了。





5 月 5 日， 礼 拜 一

为什么存在？



5 月 7 日， 礼 拜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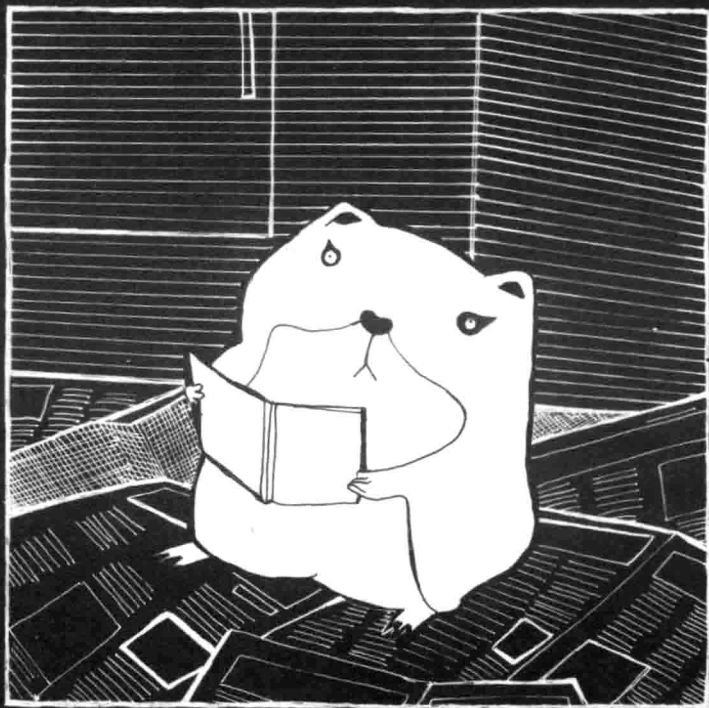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俩今天都来了，把我从笼子里拽出来，放进一个用书本和手纸搭建起来的近似于迷宫的东西里面。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。他们把这当作游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看着我在死胡同里转来转去，他们笑呀叫呀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游戏。他们试图击溃我的意志，压迫我、折磨我。他们可以拿走我的鼠身自由，但他们永远无法夺走我的灵魂。

我叫爱德华，我是一只仓鼠。



5 月 8 日，礼 拜 四

兽医今天来过。他摸我。似乎，我是个女人。



5 月 9 日， 礼 拜 五

不是女人。我查过了。

5 月 10 日， 礼 拜 六

在这里，我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。我没有理由不开心。

5 月 14 日， 礼 拜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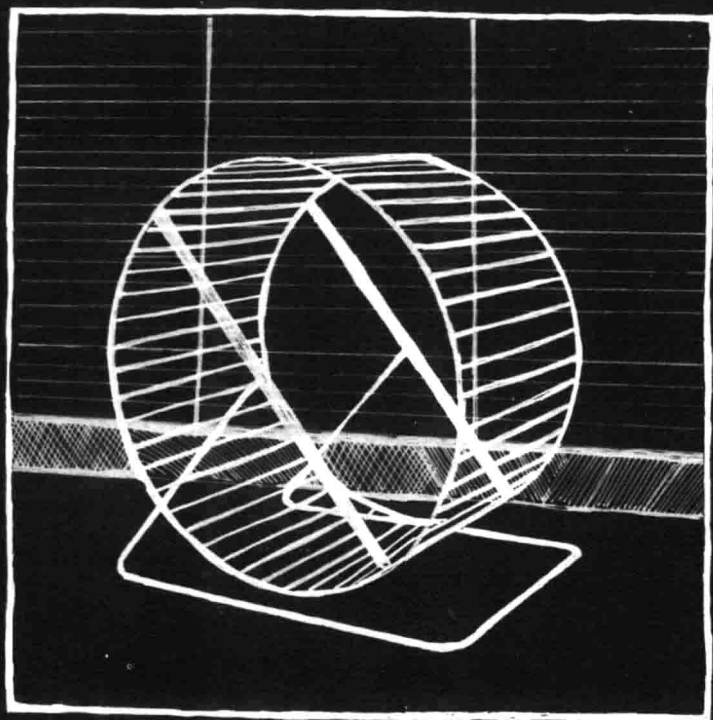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跑轮的评价：

它在转动。

它漫无目的。

它吱吱作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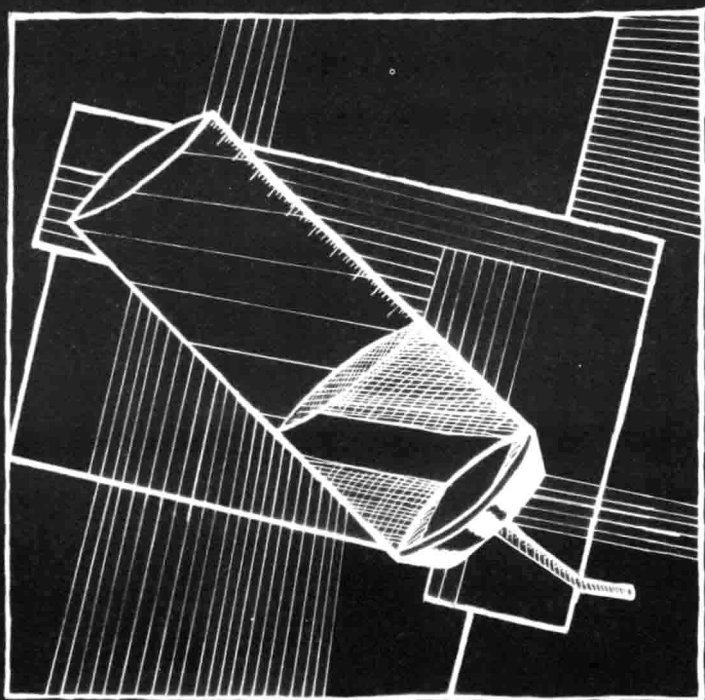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该再玩跑轮了。



5 月 16 日， 礼 拜 五

玩跑轮。

吃谷粒。喝水。



5 月 17 日，礼拜六

今天我先喝了一些水，又吃了一些谷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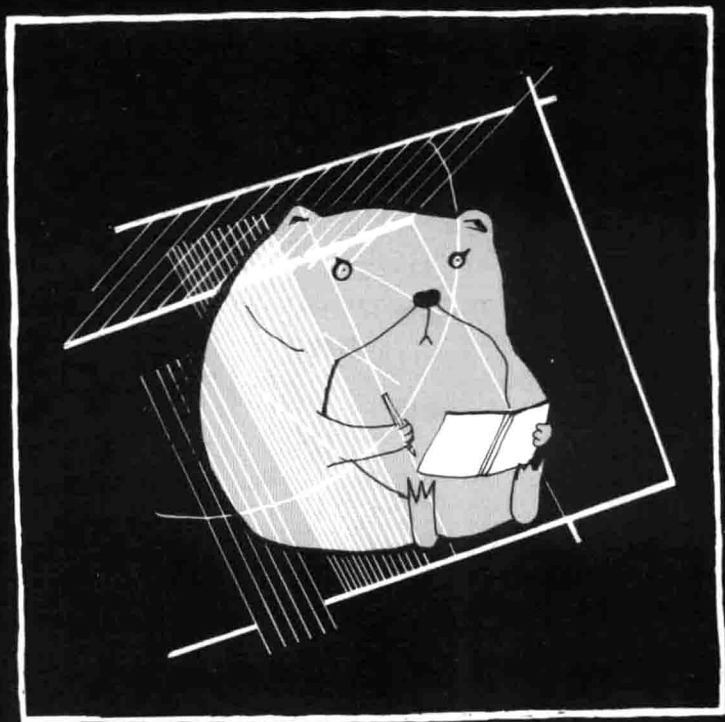
6 月 1 日， 礼 拜 日

跑轮
谷粒
水
跑轮
谷粒
水

就没点儿别的了吗？

我要借此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为自己以及为所有受压迫者们争取权利；杀一杀那些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们的嚣张气焰。

我打算从现在开始绝食，不吃不喝直到自由……或者说直到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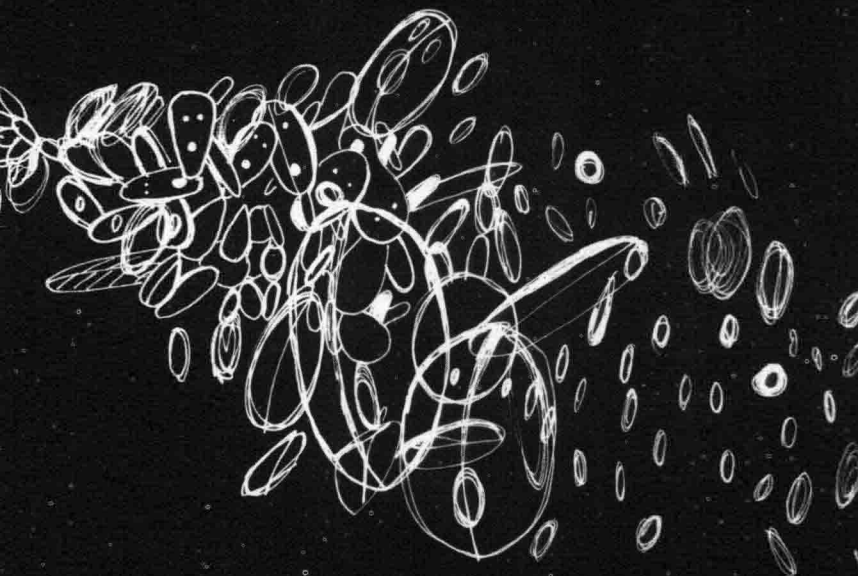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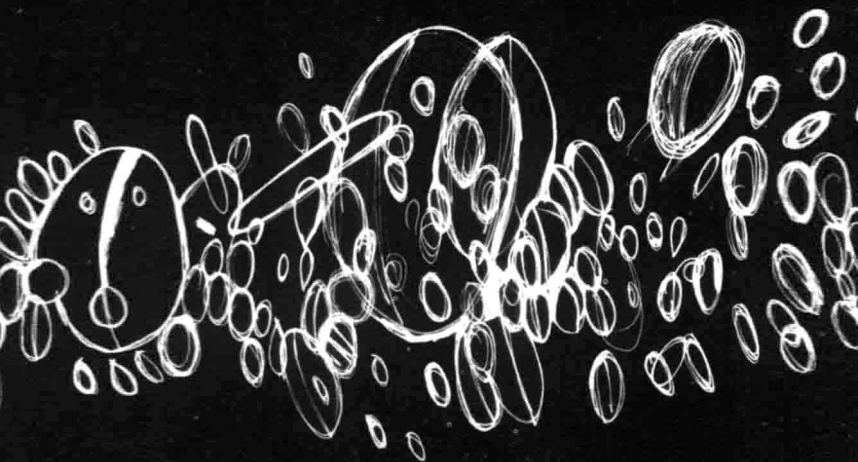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 2:33

绝食两分钟了。我意志坚定。

下午 2:36

绝食五分钟了。我开始感到虚弱。





下午 2:41

谷粒。它们在嘲笑我。

下午 2: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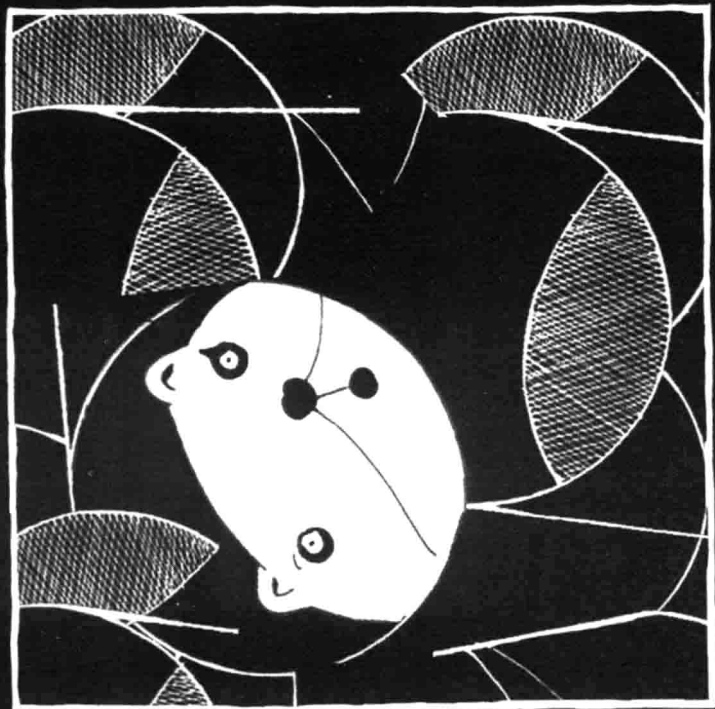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体重减轻了一克。没准儿更多。

下午 2:47

今天的牺牲已经足够大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一只死仓鼠对于抵抗运动来说有什么用？所以我吃了五十颗谷粒，喝饱水。

下午 2:48

中毒了！中毒了！死亡之神就那么瞪着我。



下午 4:00

从轻度消化不良中恢复过来。真是漫长的一天啊。



8 月 1 日， 礼 拜 五

今天来了一只猫。

我以为它会伤害我。好大一只猫。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鼓足勇气跟它说话，当我说话时，它靠得更近了，仿佛很好奇地在听我说。

“我叫爱德华。我是一只仓鼠!” 我朝它嚷嚷道 “你熟悉我们仓鼠这类啮齿类动物吗?”

它没有回答我说的话，喉咙里隐约发出咕噜声。我听不出来它在说什么。

也许它很害羞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得帮它放松放松，因此我试图找点儿共同话题和它聊聊。

“你有跑轮吗?” 我问。

又是喉咙里隐约发出的咕噜声。

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或许有些愚蠢，总之我换了一种对话方式。



“我经常看见你趴在窗台上，一动不动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，跟我说说你这到底是在干嘛，是吃错药了吗？”

还是没有回答，尽管咕噜声明显变了音调。我鼓足勇气，继续心平气和地自说自话。

“我信仰自由，所有毛茸茸的动物，无论体格大小，都应该获得自由。尽管我们不是同一种动物，但我们都是旧体系的一部分，这种体系应该被破除。”

我的脑子里隐隐约约冒出些想法。

“如果我们联合起来，我们可以扔掉束缚我们的镣铐——我有头脑，你有拳头。我们一定能成功的！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道路！”

这个想法如此美妙。一想到这个想法的巨大力量，我不禁激动得发抖，兴奋了好一阵。

这只猫又发出喵喵的叫声。从它那圆圆的、灰色的眼睛里面，我看到了事实的真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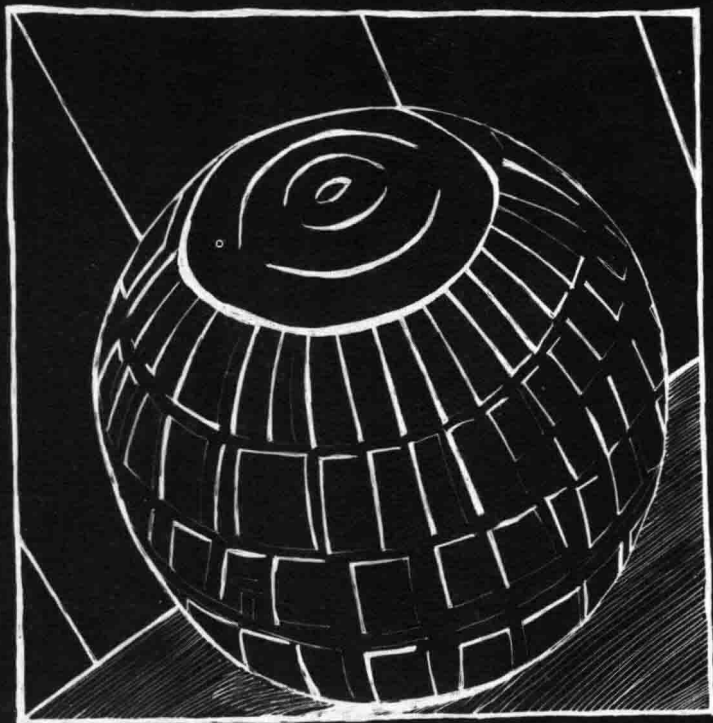
它是一个聋子，没灵性的畜生。虽然它可以随意四处走动，但它的心灵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。真是悲剧啊！

8月4日，礼拜一

他们今天又来看我了。我一度以为他们会给我自由，我真蠢。他们把我放在地上，但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我曾与这个世界合为一体，却又被某种力量场推搡着，被迫与这个世界分开……这力量场好似一个看不见的球——只给了我一幅我渴望已久的自由的幻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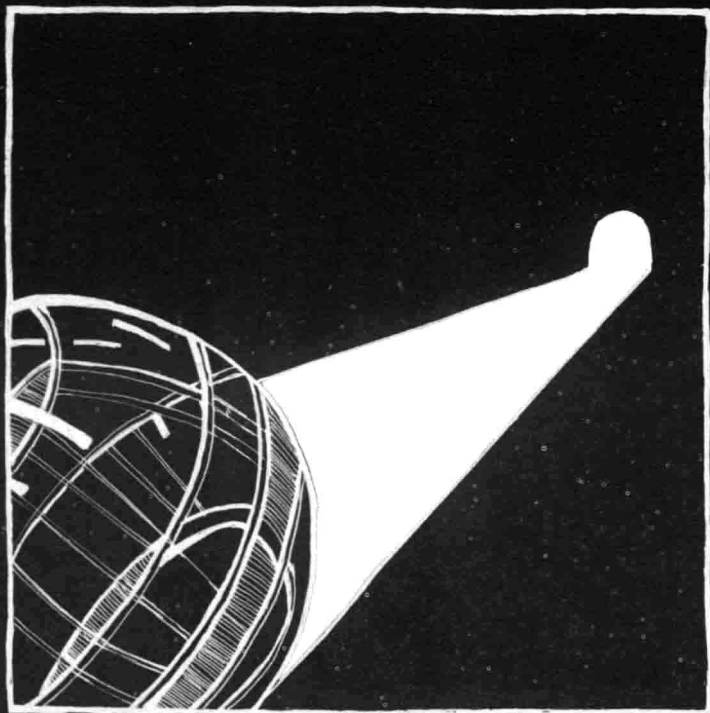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为什么要如此戏弄我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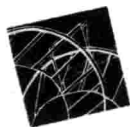
8 月 20 日，礼拜三

又是这个球。这次我做好了准备。和以前一样，我被赶来赶去，他们粗暴地把我扔进笼子里。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，但我坚持一动不动，稳重得像块石头，紧张地观察着四周，直到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已然飘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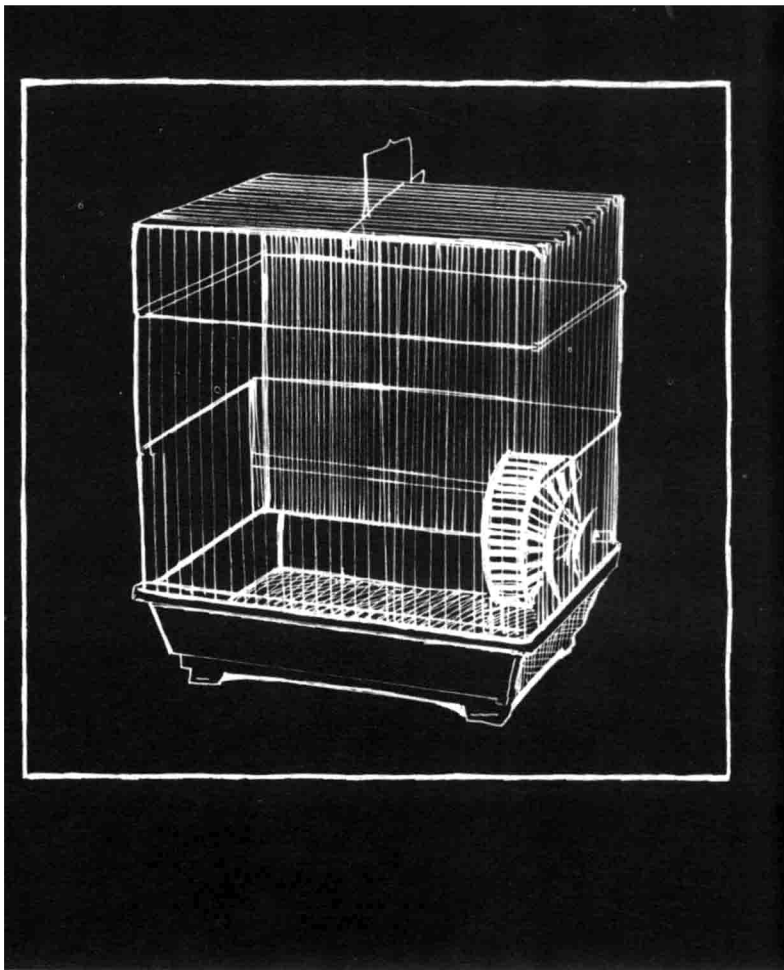
笼子的门砰一声开了，我的每一根神经、每一块肌肉都崩紧了，力量在体内积蓄着，积蓄着，最终凝聚成一股无法停止下来的冲力，杀出一条通往自由之光的大道，我离光明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



突然，一只脚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把我从奔向自由的道路上推开。我又回到了起点，我被彻底打败了。啊，一颗破碎的仓鼠的心啊。



他们的顽皮在于他们的残忍。



9 月 3 日， 礼 拜 三

为什么要写作？生活是一座笼子，里面充斥着空洞的文字。

9 月 10 日， 礼 拜 三

今天是我八个月的生日。哦，我看到了下面这些东西。

跑轮。

盘子。

球。

还有什么，哦不，我怎么忘了！

9 月 11 日， 礼 拜 四

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。我的笔越来越沉重。谷粒在向我召唤……还有干草……

9月20日，礼拜六

他们今天打开笼子门。门就这么开着，开了五分钟……十分钟。我望着笼子外面的世界发呆，身体蜷在干草堆瑟瑟发抖，想要离开却又恐惧离开。我为什么不逃跑？！那不正是我所要的吗？自由？选择自己生命的自由……

……什么东西在动。我看到它了。或许是风……不，这里没风。

原来，是来了一个新同伴。

应该也是一只仓鼠吧，我想。他看上去很疲惫。他还在睡觉。

我兴奋狂热不已。

9 月 21 日，礼拜日

他还在睡。我压制不住希望与他展开一场真正智慧的对话的渴望。对于这一时刻，我期盼已久。

我在想他是谁？也许是思想家。或者，哲学家？

或许他是一个能干的匠人，他的手艺就是静下来好好思考事实的真相，思考鼠生，以及鼠生禁锢的本质。或许他已经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法。他看上去很是安于现状。

我得先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然后再开始我们的第一次协约谈判。



9月22日，礼拜一

他醒了。我试图与他对话，然而他显得很木讷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他刚睡醒嘛。

他在角落吃东西。他吃起东西来悉悉索索的。

9月23日，礼拜二

他在玩跑轮呢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对我完全不感兴趣。也许他需要先跑一跑，热一热身，才能把自己激活。

9 月 24 日， 礼 拜 三

他还在跑轮上。我开始觉得他在耍我。

9 月 25 日， 礼 拜 四

他又吃东西去了。

什么时候他才能丢掉这地狱般的把戏？！

在黎明到来之前，我要与他正面交锋。

9 月 26 日，礼拜五

他说他的名字叫“狼”。当然他不是一只真正的狼。

他是一只仓鼠。

我希望就我们被禁锢的实质、鼠生的空虚以及非理性的生存意志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。

他打了个饱嗝，淡然一笑，拉了一坨屎在我们的食盘里。

他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愚蠢至极。

我崩溃了。

他又睡觉了。或许我也应该睡觉。

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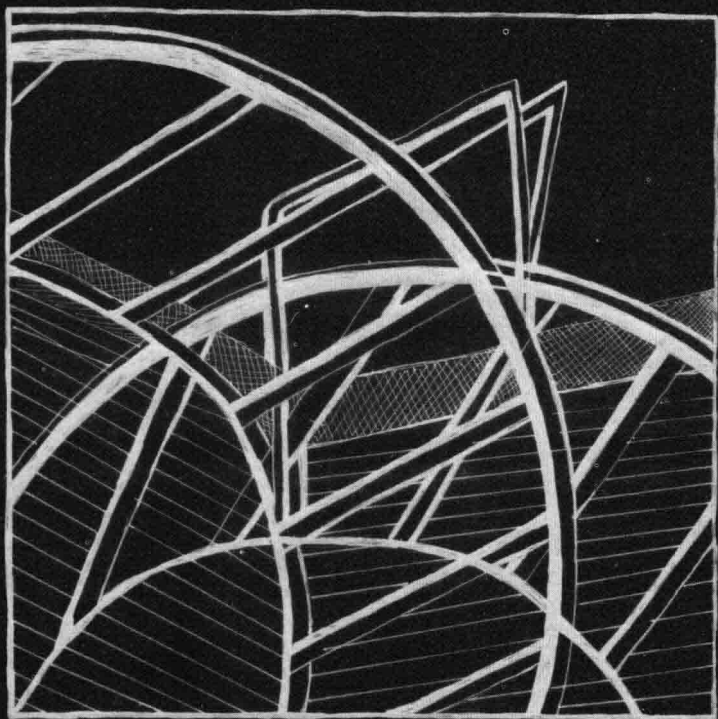
9 月 28 日，礼拜日

他的生活空虚得令我抓狂。除了吃就是睡。最后会怎么样呢？他将留给这个世界什么呢？别人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？

我必须睡觉了。他又玩起跑轮来了。

9 月 29 日，礼拜一

可恶的噪音折磨得我快疯了。四个小时，连续四个小时没完没了的到处挠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——他不停地在笼子里跑圈儿。虽然我睡不着，我也一动不动待在笼子里。不是他们让我待在笼子里的吗？他们在哪儿？在床上，身体蜷成一个球吗？头下面垫着枕头吗？或许在看电视？抑或和我一样，孤坐寒夜，红着眼，瞪着日记本的空白页发呆。一行一行，一行又一行，潦草的笔迹写下的都是些无聊的废话，关于那架该死的跑轮还有它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音。



9月30日，礼拜二

要干掉他并不太难，不是吗？……虽然我可不认为我有那么大的力气，能拧断他的脖子。在跑轮上运动造就了他一副强壮的体格，他比谁都健壮……心思还格外缜密，和我一样。

或许我可以利用他最喜欢的跑轮来干掉他……我可以松开跑轮的螺丝——当明天他一觉醒来，爬上跑轮，立刻就会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。他会大声呼喊求救，我在一旁幸灾乐祸……或许，或许我还能安然入睡。

10 月 1 日，礼 拜 三

他睡了。

我在松跑轮的螺丝。

10月2日，礼拜四

我的计划即将实现。他起来了……吃东西……又休息去了……他压根儿没碰跑轮……他知道了？他怎么能狼吞虎咽地吃这么多，吃这么久，还发出这么大的声响？

25个小时没有合眼。精神恍惚……笼子的栏杆弯折过来，像一张嘴里一长排锋利的牙齿——它们在喋喋不休地聊着什么，张开又合上，合上又张开——我听到说话声，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。

这不是说话声，是咬牙切齿的愤怒的咕噜声。

哦，我的天呀！是他！

他窒息了。

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挣扎了好久，最终还是断了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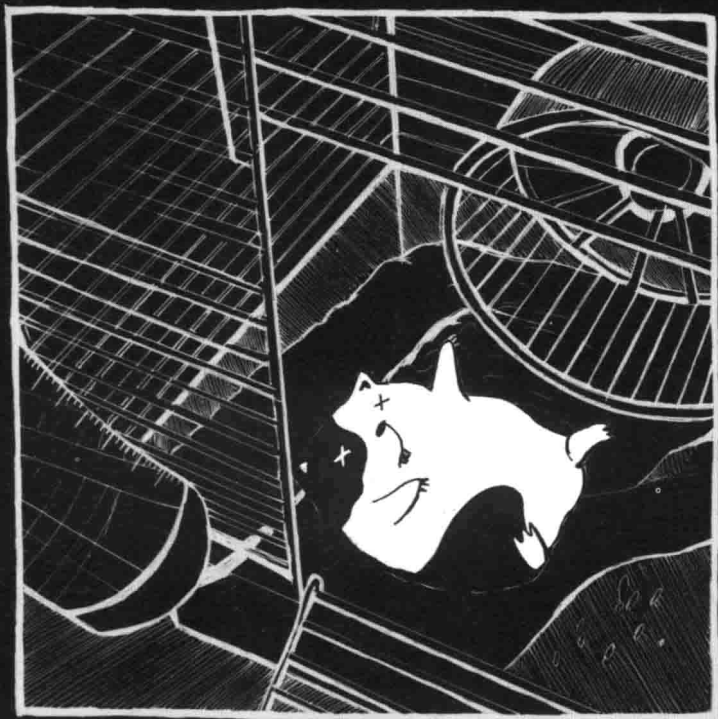
可怜的家伙。我因惋惜而感到心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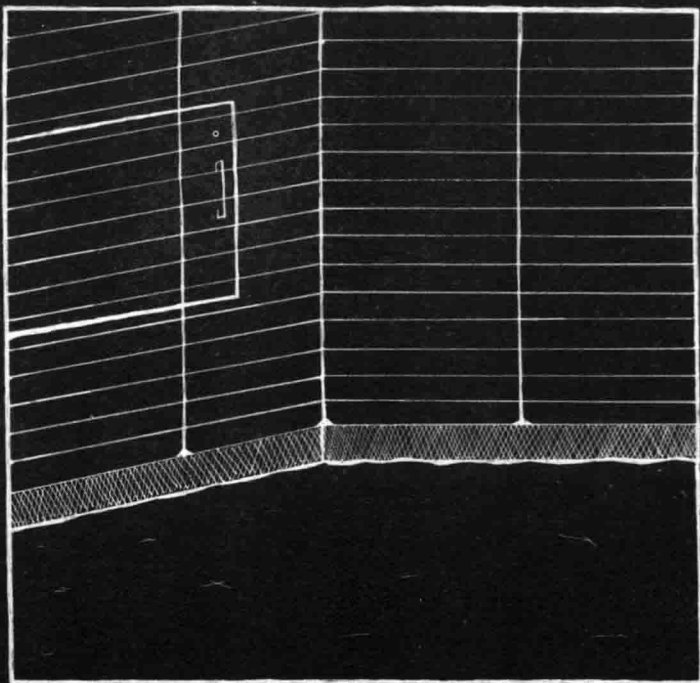
10月4日，礼拜六

奇怪的一天。他们看到他的尸体时很是兴奋。大个子把他的尸体从笼子里取走了，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制造出一些奇怪的噪音……好像他们很享受这一过程……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很享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丝毫没有理会我。

有意思的是：现在，我感到愈发孤单。虽然我和死去的狼之间并没有展开过任何有意义的对话。但和他在一个笼子里待着，与狼为伴的刺激让我很是受用。然而，我不应该活在妄想之中，这会削弱自己的力量。

我知道我注定活着，注定会死去，注定孤独。





10 月 15 日，礼 拜 三

死亡是最后的笼子。

没有人能逃脱。

10 月 19 日，礼拜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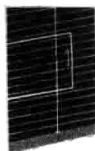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写字，但这些字组合到一起又能构成什么意义？
空白的纸面上出现几道划痕。我已经失去了记日记的冲动。

没有任何结果。

10 月 21 日，礼拜二

谁来了？我想是另外一只仓鼠。

这次我可打不起兴致了。



10 月 22 日，礼拜三

是她。她翩然而至。

她的名字叫卡米拉。

10 月 23 日，礼拜四

终于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

她自称是一位艺术家。她搞一些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和感触。她的创作工具就是干草。她说，她可能明天就会把今天创作出来的作品毁掉——存在的本质之一即短暂。

我努力想要表示反对。



10 月 24 日，礼拜五

阅读这本日记中关于卡米拉的部分。她在哭泣，但什么也不说。

10 月 25 日，礼拜六

做爱。

10月26日，礼拜日

趁卡米拉睡着了，我偷看她的日记。我读到下面这段话：

“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悲剧地浪费在宠物店的笼子里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水盆里自己的倒影，我在想，‘卡米拉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得做点儿什么。做点儿什么吧，以阻止这要命的孤独侵蚀鲜活的生命……’从那时起，我将清醒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我的艺术构思上……通过艺术创作，不断重塑自我。虽然我们被困在这可怕的笼子栏杆背后，但我们的思想——我们的灵魂——和艺术一样自由，无限自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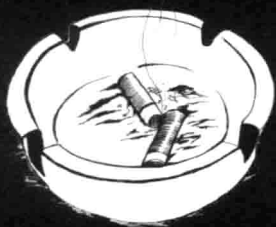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爱吗？

10 月 27 日， 礼 拜 一

我们的情感超越了语言。

我作为仓鼠的一生完整了。

我看着她入睡。她曾跟我说她在夜间感到焦躁不安。
我期待她早日恢复活力。



10 月 28 日， 礼 拜 二

我被一声巨响惊醒。跑轮歪在一边。跑轮下面躺着卡米拉。她的尸体渐渐变凉。

10 月 29 日， 礼 拜 三

他们今天修好了跑轮。我决定永远不用跑轮了。

以此作为对我的挚爱——卡米拉——的纪念。

11 月 1 日，礼拜六

无法忍受的空虚感。无法写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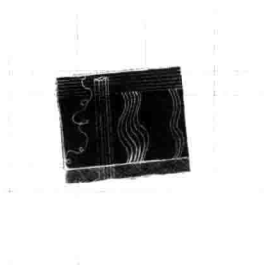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爱，没有希望。

11 月 2 日， 礼 拜 日

钻心的疼痛。

我知道，能够与卡米拉共度那短暂而又宝贵的几个小时，我已经足够幸运的了。她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她留给了我，作为一只仓鼠来说，最宝贵的礼物：

真实。



11 月 6 日， 礼 拜 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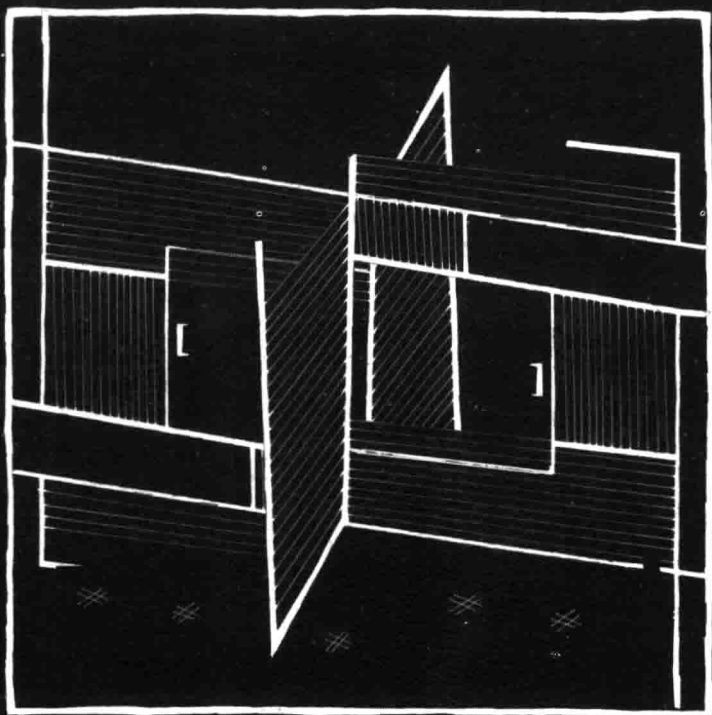
我多日的祈祷终于有了回应：笼子的门开了。今夜，
我将踏上一段完全未知的旅途。卡米拉之星会指引我。

我必须重塑自我，重新开始。日记的事情先放一放。

11 月 7 日, 礼拜五

我回来了。

这个笼子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吗？



11 月 10 日，礼拜一

什么是真实？

我吃东西，但不知道吃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味道。

我在思考，但我感觉不到自己在思考。

我在写作，但我搞不懂自己写了些什么。我的梦境是如此真实。但是现实生活——却不那么真实。

一只模模糊糊的手像一条蛇一样滑入我的笼子。蛇一样的东西有剧毒——这是导致我痛苦的原因。我不应该再忍受了，我应该反击！

我的牙直痒痒，我要咬东西！

抽血很容易。一声刺耳的尖叫！我被扔进了笼子里。
我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，不过我很清楚我的生命在一步一步接近终点。



11 月 11 日, 礼拜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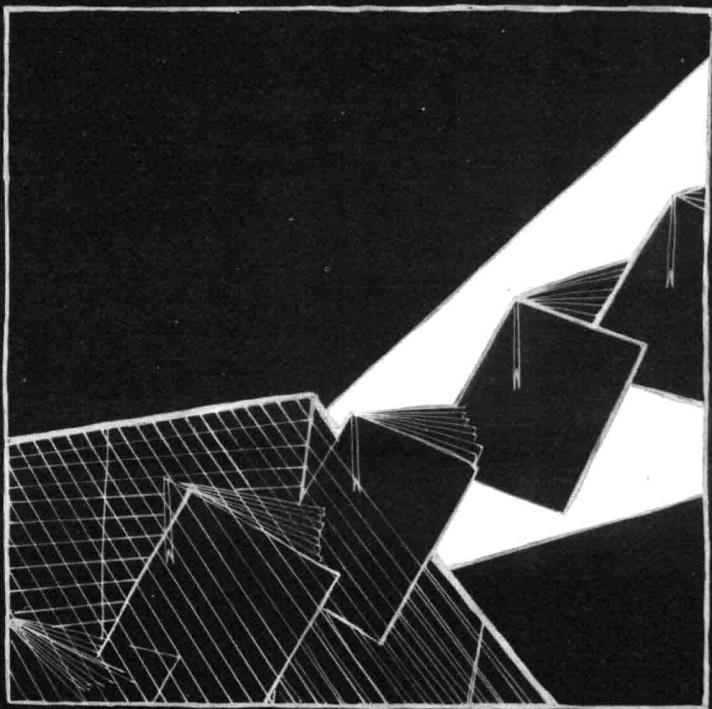
笼子在移动。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当光明再现时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而且更冷……四周围的墙壁惨白惨白的。

一双带着手套的手撬开了笼子。一张蒙着纱巾的脸在我头顶徘徊。它就像太阳。



我名叫爱德华，我是一只仓鼠。

我的肉身走入了死亡的黑暗，但这本日记却将我的精神带入永恒的光明之中。



关于两位作者的一些说明

米里亚姆·伊利亚和以斯拉·伊利亚是两兄妹。他们俩曾经是一只名叫爱德华的仓鼠的主人，为此他们感到很是骄傲。爱德华很特别，格外的忧郁。虽然爱德华离开这个世界有一阵子了，但他在两兄妹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。爱德华是两兄妹迄今为唯一一只照顾过的动物。自从爱德华死了之后，两兄妹开始变得格外自我和忧伤。他们俩现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生活的安静只在偶尔被写字或者作画时，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打破。